

第 24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【現代詩】評審評語

<p>決審結果</p>	<p>首 獎〈超現實主義的城市有超現實的未來〉 評審獎〈童年陰影〉 推薦獎〈置身山外〉 推薦獎〈(達達) 公園〉 推薦獎〈回聲〉</p>
<p>評審評語</p>	<p>〈超現實主義的城市有超現實的未來〉 「發聲」是有力的，但當被迫噤聲，聲音的蒼白與徒勞，其乏力及在強權壓迫下的堅持，將為詩歌鑿擊出利躲藏、俟游擊、藏火種、揚批判的空間，是無懼生死的勇武，也是共情的悲涼。詩之四、五節不僅為前兩節抵禦強權之延續，亦是以生命為代價的無聲咒詛。對於城市的將來，「人人頸上開花 / 像蘋果核的心枯成骷髏」，展現出悲劇性的荒誕和惶惑、焦慮與恐懼。全詩意象鮮明，表現精彩，然前兩節用力過深，不若詩之後半象徵所蘊之力道，是微瑕之處。</p> <p>〈童年陰影〉 詩中的對位與錯位，正是鏡中的兩面，是直面陰影的歷程，也是邁向「成熟」的標誌，而此歷程，時常是在眾人的監視 / 注目之下完成 (或失敗) 的。一面鏡可以是威嚇，也能是覺知良心的自省；稻草人可以是加害者，但也是受害者。詩中的幾組對立，如「掛滿鏡子的稻草人 / 被嚇破膽的男孩」、「大人陰影中吐出的麻雀 / 被啄食的稻草人」等，皆能夠過前後對比來呈顯主體。全詩如意象環扣，結構緻密，頗見技術與用心，然收尾三句落於俗，可再斟酌。</p> <p>〈置身山外〉 這首詩中讓人想起「置身事外」常常都無法置身在事外，你與這個困境、時代議題、或者命運的大山對峙，而產生了一種我們普遍都必須面對的處境。 透過敘述者，山、太陽、鴿子等意象，在每一段中產生有機的變化，環環相扣，山的多重含義，血色的太陽，到最後滴下了血；鴿子從跳恰恰，到為我展開翅膀，為我們揭開步步逼近的同時，又彷彿保持距離。 有結構，語言的操作也很成熟，同時展現出很率真的個性，即使周圍一片黑暗，我們的語言是光。</p>

《(達達) 公園》

這首詩簡單，卻又耐人尋味。那個公園或許像是傳統、古老的生命，或者被遺忘的記憶，敘述者透過四個聽說，重新建構起這個公園的意義。

或許我們都像詩中的年輕的守衛，想要把這些東西透過意象，將從這裡離去，漂流的事物，或到這裡生根而無法發芽的種種矛盾，並存在這，既有傳承，同時也有接納。

而「達達」兩個重複出現的字，一方面指涉空間的回音，一方面串連起「達達主義」對傳統的挑釁與挑戰，像暗示著傳統背後，隱藏著現代的潛力跟議題。

〈回聲〉

透過生活的樣貌，和種種看似乎拼貼與荒誕的手法，呈現出一股很謎幻的風格。

作者用沒有鬼的鬼片來貫穿本詩，一方面暗示在非直線敘述的「回聲」中，所有的情節都不是單一角度，一方面在內容上呈現更多迷盲、跳躍，甚至空間錯置的氣圍，抹去艾瑞克的絕對形象、抹去清楚的情節，抹去鬼片的模樣，反而讓撲朔迷離的「懸疑」留在閱讀者的心中。

而最後的「作者意識」，讓人一時清明，所有的荒誕正是為了抵達「作者意識」，反過來亦賦序我們不懼荒誕。

評 審

崎雲、楊書軒